

诗路花语

## 自画像

纪少飞

他提前铺垫了他的一生  
跟了四十几年的虎牙崩裂了，连着

筋  
去  
的  
白色  
的  
粉墨登场，像一道趣味盎然  
算数题，加减过后  
秃顶逐渐显现，而隐喻  
就埋藏在他粘稠的血液里  
日子一天天消失，他们却在暗夜里  
成长  
如他看见的眼前杂草  
在想象里毫无掩饰的枯去  
看过去多么遥远啊，但已追悔莫及  
看见的也老化了，近视转为老花  
散光越发严重  
鼻梁上架设的不再叫太阳镜，他的

两腮  
看起来空洞，一物无存  
蹭着白天的光，流露出的  
却如此沮丧，性没了  
爱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有  
内心那把老骨头的风烛残年  
那座不曾停止的钟摆，像一只  
蹲在喉结的才华横溢的知了  
但只能叫出不知所终的呢喃  
稳重代替了怒气，肝火转化为平和  
这一切的如此突然  
让他猝不及防，生不如死  
深邃没有了，哲学也没有了  
来自心底的悲伤在他的身边  
嗡嗡回旋，犹如一种记忆  
哦，猝不及防的还有对来世的  
以及对今生的眺望和眷恋  
他就这样提前取出了他的一生

永遇乐 铜鼓岭读海  
(外一首)

陈健春

铜鼓擎天，碧波浩海，如画奇观。  
月亮湾湾，潮歌漫漫，鸥翥迎飞雁。  
椰风和韵，鼓声脆律，石怒狂澜横  
卷。  
立天巅，千帆纵目，蟾宫锦绣如瀚。  
削岩峻壁，飓风何惧，坚石凭空瑰  
岸。  
浪撼蛟龙，潮争鼓角，寂寞惊涛断。  
鱼欢深潭，沙响醉月，阅尽风云舒  
展。  
浪和落，涛声依旧，淡然璀璨。

## 满庭芳 椰树

势逼蓝天，魂魄大地，心追碧海狂  
澜。  
生来任性，怒放翠连天。  
香袅苍穹奔野，笑风雨、俊逸人间。  
披星沐，日浮灵秀，非改傲容颜。  
昂扬，花落絮，四时硕果，纯性天然。  
赤脚迈，敢和天比高巅。  
难脱凡俗之俗，不争艳，与月芳年。  
漫山野，展枝吐叶，豪气涌桑田。

## 芒种

许起鹏

六月骄阳红似火，雨浇大地郁芳香。  
鸟鸣蝉催三夏，梅煮苗安润五肠。  
剖释厄运解构，建章壮士腕夭殇。  
思维行践播新义，论理说辞露剑芒。

## 乡村

陈不晚

一个黄昏里，我看着田里那些稻秆  
想起，一个农民把最后一粒稻子运  
回家后  
第二天早晨，就悄悄地死去了  
第四天黄昏，人们把他抬走  
就像他前日运回家的那粒稻子  
他死了，没有留下什么  
只留给别人一些轻微散碎的记忆  
并且这些记忆  
会像田里那些稻秆一样  
不久后就会腐烂，消失无踪

■ 红笛

买菜经过西门，经过老谢的家，见  
他正坐在门口纳凉，手上摇一把折扇，  
这是老一代在办公室上班人的作派。  
海南热天气的时间长，没有空调，只有  
风扇，一间办公室装一个吊顶的风扇，  
晃晃悠悠地摇着，有一些风，到底不能  
驱热，于是人都备有一把折扇，太热  
时给自己扇扇风。那时是几乎人人身上  
都有一把折扇，上班下班，逛街喝茶  
都会带着，就插在裤子后面的兜里。人  
人后裤兜，都有一把折扇，这几乎成了  
那个年代的一道风景，没有了，反觉得  
这个人身上少了点什么。

这种折扇是竹骨纸面，纸面上都会  
有一些画，大都画的山水，还会写着字，  
最常见的是“清风徐来”，非常地贴切。  
现在这种折扇很少见到有人用了，偶尔  
有人用用，也就是老谢这样的老人。  
倒是有些写字画画的，爱在这扇面里  
施展书法画技。我就收藏有朋友赠送  
的两幅扇面画，一幅是蔡於良的，画的  
是几间茅屋，一叶轻舟，还有山在水里的  
倒影。一幅是另一位朋友画的，亦是  
高山流水，树林茂密。我都装裱了挂  
在客厅和卧室里，只觉清风徐来水波不  
兴。

老谢是我的长辈，也是同事。在没  
成为同事之前，我是住在单位的大院里  
的，我年轻时，父亲和老谢是同事。院  
子里工作人员不多，来来去去都是常见  
面的。倒是不认识老谢，因为他是老海  
口，在西门有家，他不住公司宿舍，上班  
坐办公室，下班了就回家，不会在院子  
里转来转去，所以就难得见到了。

住在大院里，单位的小事不知道，  
大事还是能知道的，这个院子里那些年  
来出过的大事，不说大家都会知道的。  
对老谢的印象，是因为他的一张小字

报。好像是号召给领导提意见，那时  
大字报已不准上街，亦不给贴在公共  
的场所，就只贴在单位的大会议室里，  
这就叫小字报。也是用毛笔写在纸上  
张贴，格式一样，叫法不同而已。我有  
空也会去会议室里看看小字报，算是  
读读课外书，也可以说是关心国家大  
事。见有一张小字报的题目吸引了我，  
题目很长：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  
知多少。内容是说他们校对人员长期  
上夜班，长期在铅字车间的旁边上班，  
大家日夜颠倒，休息不好，还有就是环  
境污染严重，影响身体健康，最近已经  
病倒了多少人了，希望引起领导注意，  
增加人员，改善工作环境之类云云。  
小字报的题目和内容好像有些联系，  
也好像没有关系，好像是从古人的  
一句诗里变化过来的，我看是觉得有  
些意思，觉得这个人也肯定有些意思的。  
这算是认识老谢了。

后来我也成了老谢的同事，我在编  
辑部，他在校对组。有一段时间，新分  
来单位的编辑记者，是要去校对组实习  
一年的，后来好像就没有了。那时报纸  
用铅字，编辑发原稿到排字车间，工人  
把铅字捡到面前的字盘里，然后在检好

老  
谢

胜沙中山路新华南博爱南，东门西门博  
爱北西门外的就都是小户人家了，至于  
牛车巷龙牙巷少史巷打铁街竹林村那  
些的，要算是贫苦人家了。记得小时候  
的西门，就多是一些筛谷臼米，配制钥  
匙，补锅补桶，缝补衣服，阉公卤面，还  
有卖些零食碎头和收购旧铜铁锈的卖  
苦力的人家。老谢的老婆就是臼米的，  
连着他的两家也是臼米，小本生意，一  
杆木杵一个木臼，二个大小筛斗，就是  
全部家当。平时生意清淡，逢年过节会  
好些。有人家要蒸年糕，阉海南粉或  
制作各式糕点，都要拿米来给他们加工  
成粉的。有时是很晚了，还见老谢的老  
婆和孩子们在用着力举着木杵捣米。杵  
和臼都是木头制造，相互撞击着发出  
“嘭嘭”的闷响，在静夜里能传得远远。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也是这样  
的一种声音吧。

西门内离我住的地方也近，有二三  
百米，我们经常不期而遇，有时一天能  
碰面几次，老谢是鹤发童颜，穿着也整  
洁，常是一件白色的衬衣、粉色的衬衣，  
条纹的衬衣，深色西裤，扎腰，皮鞋铮  
亮，长年挂着雨伞，能遮风挡雨，能当拐  
杖，一举两用。他的眼镜是银丝镶边，  
非常考究，举手投足，完全一副绅士模  
样。见了面我们会停下来说话，他知道  
我爱打听海口前身的事，就记在心里了。  
那天路过他家，我们又见面了，把我叫住  
后，他便从家里拿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是一本有关海口往事的书，说是送给我，  
让我看看用不得着。说实在话，这种书是我  
有过的多种的，所述之事，年代并不久远，  
和我采访了解的事实相去甚远，对于文字，  
我是个很仔细的人，我是宁愿去听那些当事人  
见为实的说法，亦不愿意去看那些粗心大意  
的编撰者们滥造的所谓史料。但我  
是要真心实意的感谢老谢一番的。

Wh 小说

## 野百合的春天

■ 符浩勇

我不知道这座海岛小城从什么时候起有了鲜花  
店，但妻子有事无事总爱买些鲜花安插在客厅里的  
花瓶里。小城有了鲜花店的同时，不时就会有外地  
人在节假日时贩来各式各样的鲜花，沿街叫卖，在车  
站或旅店前摆卖。比如情人节就卖或红或黄的玫瑰，  
中秋节就卖百合花或牡丹花，春节更多的人会卖  
黄菊花等。我出差回来，刚下火车，在出口处，我一  
眼就看见一个农民工装扮的小伙子在兜卖百合花。

我的老家在乡下的山谷里，小时候，随父母上山打柴，  
就采过无数的野百合，可现在城里人都用苗圃批量  
种植一簇簇鲜艳盛行的花卉，虽然都是花，却给人的感  
觉大不一样。我问小伙子：“你这花从哪来的呀？”

小伙子盯着我笑，强调：“我这花也和你一样坐  
火车来的！”

我也笑起来，逗趣：“不成是火车上也能种出这样  
的百合花？”小伙子显然不解我的意趣，说：“我是说，  
我这花是用火车运来的，成本会比别人卖的高些。”

我问：“那多少钱一朵呀？”

“10元。”小伙子用两个食指交叉比划着。

“10元就10元，我买5朵，那你为何不说这花从  
山里采来的呀？”

小伙子露出遗憾的表情：“我要这么说，这花是  
从山里采来的，你就不一定稀罕了，这年月谁还在  
山里的东西。”

“谁说的，如果换我来卖花，那我就说，这花是我  
爬过大山，涉过山泉，跑破了鞋，刮伤了手……攀上  
山崖采来，这么一说，说不定你卖15元一朵也不成问题  
题，并且会卖得很快……”

小伙子咧嘴笑了，露出两排发黄的牙齿，说：“你  
真会说话，好像你是个当老师的，我在乡下初中都没  
读完，就进城打工了；好，我少算些，卖你8元钱一朵，  
算是我尊敬老师！”

我被小伙子尊为老师而高兴：“这——那你还是  
用动车来的就不亏本了！”

“不会亏，亏本的生意没人做！”小伙子又打量了  
一下，看出我的真诚，“告诉你吧，这些百合花，我是  
从省城批发来的，3元一朵，除了车费等成本……没  
多少赚头，谁让你不讨价？老实人，吃亏的是你，我们  
乡下人都知道进城买东西，讨价得从半价砍起。”

我佯装大惑：“你说怎么个讨法，买你这花才不  
亏？”

“比如我开价10元一朵，你就说5元一朵，我不  
会让的，我就再次还8元一朵，你守住6元还价，我只  
要有赚头，薄利多销，就会卖给你。”小伙子仿佛来了  
兴致，双手不停地比划着数字。

“那8元一朵，我吃亏了，价格能否6元一朵，我  
买10朵，共50元，比开始买5朵还多出10元。你这  
不还多赚了！”

小伙子摸不着头脑，说：“好！”说时埋下头去捆  
棉花。

我这才开始掏衣袋，可摸了半天却什么也没有  
掏出，我一下慌了神，怎么钱包不翼而飞，莫非刚  
才挤火车时遭遇了扒手？我又开始翻随身的冷包。

小伙子绑好花朵，不相信我找不出钱，也凑上来帮  
我找钱包，翻遍了我的冷包，果然也没找着钱包的踪迹。

我无不遗憾：“小伙子，下午你还在这吗？下午  
我再来买吧。”话里含着淡薄的歉意。

“下午我还在这，要不你先拿花走，线下午来  
给。”小伙子冲口而出，我盯了他一眼，看他是否在试  
探我，说：“你怎么就这么相信我，我要是下午不来了呢？  
算了，花存着，下午我再来买吧！”然而转念一  
想，又不忍辜负小伙子的信任和好意，说：“你下午如  
果真的还在这，我可以先——”倏地我又想小伙子  
是否已反悔了刚才冲口而出的话。

“我肯定在的，我这花一时还不会卖完，像你这样  
买这么多花的人更少，下午，我还在这等你，不见不  
散！”小伙子说时将捆好的百合花递上来。

“这花，我就先拿走了。”

“拿上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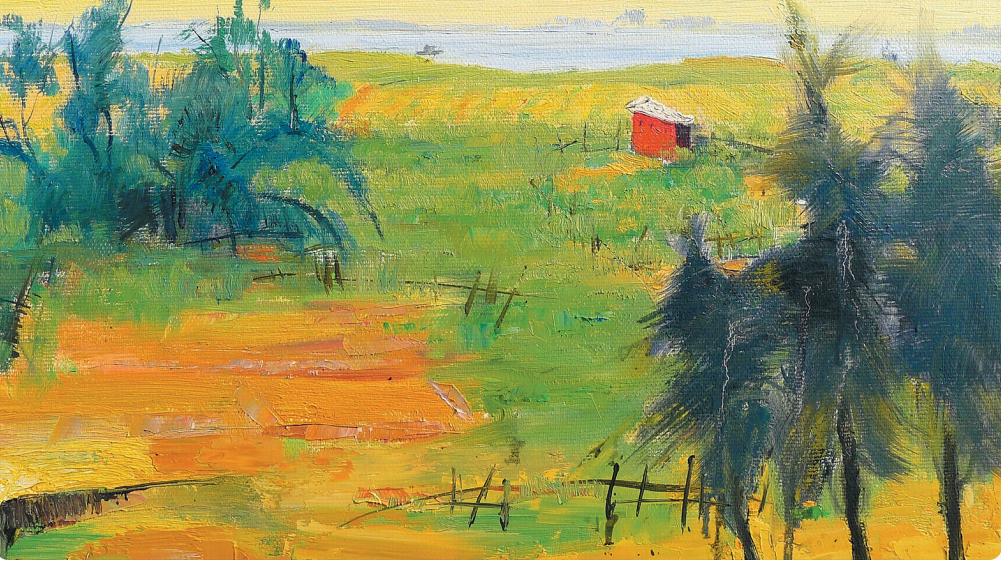
“你放心，爱花的人不会赖账的！”

“我知道。”小伙子在我接过花时又说：“这百合  
花，在山野里是一种很耐看的花呀！”

我心头一热，说：“野百合也有春天，它是一种纯  
洁的花！”

《南渡江畔》(油画)

张立作



■ 吉狄马加

我一直认为，作为文学家族中最高的语言艺术，诗歌是对一个民族文化的最集中书写，是对民族精神的最精致传达。诗人，就是民族精神的承载者，就是一个民族的代言人。黎族诗人郑文秀的诗歌也是这样，他的诗集《梦染黎乡》通过对黎族人的发展渊源、日常生活、礼仪习性和风土人情等多方面的审美描绘，将这个在海南岛上聚居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内涵鲜明彰显出来。

在中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谱系构成中，拥有一百多万人的黎族，应该算是一个数量不算少的少数民族族群了，黎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黎族人在服饰、饮食、礼仪、风俗、宗教等方面都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传统模式，这些传统模式，共同建构出他们的民族个性来。郑文秀的不少诗章，正是对黎族人独具特色的文化风情和民族精神的直接书写和高度礼赞。《黎族的五种语言》《黎族织锦》《黎族蛙纹》《黎族大力神》《出嫁的黎家姑娘》，等等，都将“黎族”或“黎家”等民族符号在标题上直接显示，并以聚焦式的抒情方式，来集中展现黎族的风土人情，透射其迷人的文化底蕴。他的不少诗歌，即使诗题并不直接标明民族符码，但从行文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它们同样是对黎家人生活的描绘和风俗的演绎，如《山里的日子》、《那一夜的酒》、《不朽的脸谱》、《文脸的母系》等。在这部诗集中，这类的诗歌占了绝大多数。可以说，《梦染黎乡》的全部诗章，构成了对黎族人历史与现实、生活与梦想、文化与宗教等多种层面上的立体化诠释。在这部诗集中，郑文秀用精彩的分行文章，彰显了一个民族迷人的诗性光亮。

## 彰显民族迷人的诗性光亮

Wn

流年剪影

不熄的『蛋灯』

■ 邓天庆

父母作古后，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把老人  
用过的家什器物部分地保存下来，以作怀旧之物，  
但两次修建房屋清理旧物时，发现别的家什器物  
基本已无法保存。唯一能留下的，竟是一盏“蛋灯”，  
它不仅让我无法割舍，而且总能使我想起  
父母。

“蛋灯”是渔家人对煤油灯的叫法，因其灯罩  
形似鸡蛋而得名，叫顺了口，就把原物名给改了。

“蛋灯”是渔家人必备的照明用具，一户人家  
多的十个八个还嫌不够用。乡下人用“蛋灯”

从来不挑剔，只要不摔不碎，一两年换一下灯头，  
能用多少年就用多少年，有的还可伴随着人终生。

人死了灯还亮着。

蛋灯是家物中最廉价的东西，但能量最大，  
家家必备，不可缺。在旧社会，乡下人靠的就是  
那盏“蛋灯”，虽然就小楷毛笔头般大的小火点，  
但见度足以做事。渔家女织网的梭子从来不  
离手，手工编织成千上万行的渔网，靠白天的时  
间是完全不够用的，到了夜晚，点上一盏“蛋灯”，  
凭借一点微弱的亮光就可穿经梭纬。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渔家堂里烧的都是  
柴火。那个时代渔家人十有八九过的都是苦日子，  
没有几户人家能用钱去买柴火，都是靠女人的一  
双手到十几里远的山上去打柴。渔家人的操劳  
从半夜开始，半夜起床，睡眼惺忪中，捧着一  
盏“蛋灯”颤悠悠地去摸米缸，上厨房，找扁担钩  
刀箩筐铁耙子，杂务多的家还要煮猪菜，洗一番  
白天还不来及洗的衣服，在黑暗中走进一盏“蛋  
灯”的微光中，忙这忙那，近似在黑灯瞎火中的劳  
动，事情肯定做不精，即便丢三落四，也只好将就。  
渔家人从来不嫌“蛋灯”亮光小，只担心灯罩扣不紧  
摔了白花钱。一个灯罩别说一角几分不足挂齿，  
但这对分分文文算度着过日子的渔人，却是够惋惜  
几天的，所以没听到哪一家人说灯罩用了就  
丢了，就随便去换一个，只要不摔不破，熏黑了  
用湿布抹一抹再用，灯身是旧的，灯罩却是透亮的，  
抹亮灯罩，就像擦亮眼睛一般地珍惜和用心，  
渔家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一天天抹亮起来的。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渔村文化凋敝，没  
多少戏可看，街面上又没有什么娱乐场所，夜幕一  
降，一二百户的偌大村庄见不到一丝光亮，萤  
火虫反客为主，乱舞乱串。夜幕之下，渔村寂寥，  
人足不出户多少有点百无聊赖和郁闷，渔家人靠的  
还是那盏“蛋灯”托起渔村的夜生活。每每夜  
来，总是有不甘寂寞者捧着自家的“蛋灯”和矮凳  
子去寻一个空地坐下，把众邻居招在一盏“蛋灯”  
下，一块用二胡、琴子、笛子弹奏大家熟悉的乐

曲。这是“蛋灯”给渔村之夜带来的有限的乐子，  
也算是渔人的消夜方式。

有一个时期，这种消夜方式被政治给冲淡了。  
渔民实行了“三六九”政治学习制度以后，每  
逢三六九日的晚上，全村成年男女都得到政治夜  
校去学政治，哪怕六七十岁的人也逃不过。入夜，  
三三两两的人都捧着“蛋灯”往夜校走去，巷子里  
像是萤火虫在游动。到了夜校，台上点着一只灯  
笼，台下尽是密匝匝的“蛋灯”，每人一只，还真有  
点灯市的小景象。下课以后，“蛋灯”从夜校中涌  
出来，又像萤火虫重新游动回巷子中，然后向四面  
八方游去。这是渔村夜幕中少有的有趣的灯景。  
至今回想起来，当年渔村夜下的“蛋灯”依然历历  
在目，似乎还微闪在如今的渔村小巷中。

“蛋灯”用的油，渔人叫做“油番”，是缘自这  
一种说法，说是过去我们国家落后，打不出石油，  
煤油全是西洋带过来的，所以就叫做“油番”，即  
使有了石油，老百姓叫惯了，至今也是老叫法。  
点灯的油花不了几个钱，但老百姓很节省，上半  
夜做事或闲聊点着，到了上床时分，就会灭灯，  
不会随意让灯白烧。这也难怪，那时候实行供给  
制，很多物品都是凭